

「藝思藝語」

蔡志忠的漫画凝练了中华五千年文明

■陈学智(中国食文化研究会资深副会长)

不久前,在拼多多检索新书时,偶然间看到金城著的新上架书《蔡志忠——活出10倍人生的秘密》。金城的名字我很熟悉,那是我的一女一儿20多年前上小学时,央求我为他们订阅一本叫《漫友》的儿童漫画刊物,于是我订了。而每次刊物寄到单位,我都是第一个拆开的浏览者,尤其是版权页《漫友》杂志社社长金城的名字,看久了也就有了较深印象。特别是我每次将刊物带回家中时,孩子们都会兴高采烈,争抢着先睹为快,还能将漫画中的故事,津津乐道地交流到下一期的来临,抑或将《漫友》带去学校与同学分享。至于《漫友》具体内容是什么,又如何获得孩子们如此喜欢,如此着迷,我也曾翻过几页,但没有看出个子午卯酉来,更别说找到答案了。最后,我以和儿童存在“代沟”缘由,了断了我的不解。

现在退休赋闲,看到20世纪90年代起倍受中小学生青睐的《漫友》社长金城的新大作,勾起我的兴致,拍下一本。

全书20万字,除了219页上有“毗邻”笔误为“比邻”不很妥帖外,我被作者笔下的字里行间震撼了,或者称惊呆了!

书中的主人公叫蔡志忠,真人实名,中国台湾人,举世著名顶级漫画家,称其漫画大师更是实至名归。而在当下厨子都能将世称的“大师傅”去掉“傅”字,自诩“大师”的时代,为不混大堆儿,还是称其为“家”吧。他15岁辍学,“乡下的鸡鸣狗吠声变成了都市的汽车喇叭轰鸣”(引书中语),只身从彰化乡下去了台北,从此开始了漫画人生。在数十年时间里,蔡志忠的画稿累积数十万张,他的22种32开平装本漫画,仅在1989—1998十年间,总销量就超过500万册。其中《六祖坛经》43万册,《论语》44万册,《庄子说》50万册,《菜根谭》72.5万册,《禅说》更是高达95万册,后来推出的精装本又发行了40万册。



■金城与蔡志忠(右)

其它的《唐诗说》《宋词说》等,单册发行量也都达到了二三十万册。还有待出版的司马迁《史记》系列、陆羽《茶经》等。我虽然没读过这些漫画读本,但从书名上就可窥视出都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积淀精华,而这些博大精深的经典名著,蔡志忠将其凝练成小小的漫画读本,且销量足以证明读者的高度认可,可见其修身任事功力何等上乘!15岁辍学却成为一代大学者的对比度何等鲜明!正如蔡志忠的很多学生自谦语一样:“忝列门墙”。

书中看到,蔡志忠在日本为完成《老子》《孔子》《列子》《韩非子》漫画,曾经42天没打开过房门,连续58小时没离开过椅子。作者对主人公这一客观具象描述,足以见得蔡志忠对先秦诸子百家的痴迷,一如蔡志忠后来“落发”佛家少林寺的选择,他对儒、释、道文化的体会,是从大量的实践中洗礼出来的。儒家讲的是入世哲学,人生来本无意义,但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就不能白走一遭,人世就要“建功立业”。“42天没打开过房门,连续58小时没离开过椅子”就是“入世建功立业”的最好写照。而这种“建功立业”是超乎寻常的,正和书名

写的一样,蔡志忠活出了10倍人生。

说到蔡志忠“落发”少林寺而没有真正形式上落发,更是对文化有着更深刻理解。为此他讲道:“这么多年来,及肩长发早已成为我蔡志忠的标志,碰到陌生人,也会对我的头发多瞄几眼。我可能很难把对头发的复杂感觉说清楚,可我知道,如果头发无缘无故被剪,心中就觉得很痛快,做起事来也不顺利。但我不想称它是我的脐带或安全感的来源,我叫它‘逆鳞’——一个人不可侵犯的隐私、行为或物质”(引书中语)。事实上,文化的定义是“……精神和物质及习俗、习惯的总和”,蔡志忠“对头发的复杂感觉”只是一种习惯,而只要说“习惯”,就无需更多解释,因为习惯是公理,公理无需论证。

书中还写道,蔡志忠还用了10年时间,翻阅了160多部物理学著作,向台大物理系、数学系诸多教授不断请教,写下了8万页1600万字的物理学、数学微积分笔记。如此铁杵成针之功才,去大学做物理学教授会绰绰有余,而且必是一位卓卓超群的大物理学者。在蔡志忠的诸多漫画中,都体现了“物理之道”与“数学之道”,他的漫画含金量之高,

倍受中小學生及青年人推崇,这应是答案之一。

作者金城以质朴的文笔,腕下生花地记述了主人公蔡志忠许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在全书45章节里,每章节的结尾都有作者言简意赅的哲理评述,无不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冲动,阅后如品上等香茶,沁人心脾,令人醒悟,催人奋进。尤其是作者金城对《礼记·大学》中的“止于至善”理解透彻独到,在书中的100页,作者引用的是“止于至善”,而到了186页,作者则用到“臻于至善”。这一字之差,已然看出作者笔下呈现的是人类社会事物和宇宙运行一样,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从而难于达到至善而止,而只能是臻于至善而不止,即,完美、更完美。

明代大学者顾炎武《日知录》中有篇文章叫《文不贵多》,文章大意是你的著述用不着多,有一篇能传世,就足够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金城这部大作定会传世;我们更有理由相信,500年后的读者们读到此书时,作者金城会像《论语》所言一样,“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023年元月于海南·山海韵·龙栖湾私邸)



■《蔡志忠——活出10倍人生的秘密》,金城著

「藝鐘欽欽」

艺术活动也需要热闹



■第七届广州三年展现场



■“另一个美术馆”部分外观

■梁志钦(资深媒体人)

前两天,广州三年展迎来了第七届开幕,当天在场的观众感叹“像赶集一般”成了不少人的同感。兔年开春之后,广州多个艺术活动接连举办,让行内人不约而同地感到艺术圈终于热闹了起来,这是一种久违的印象。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星期的同一天,在番禺区内不到五公里范围内,同时新添了两个艺术机构——禺见艺创中心和“另一个美术馆”,它们同期推出了首展。其中,改造与建设历时四年之久的“另一个美术馆”,在独特的设计与巧妙的动线安排上,成为了最近不少人关注的话题。

无可厚非,跟艺术展览相关的场馆中,仅是建筑设计能引起热议的情况,在广州并不多,至少十多年来并未有过。笔者在前年刊文感叹《广州何时能有世界一流的美术馆》,引发不少

人共鸣,当时的我认为,哪怕有一座“足以让人驻足打卡的场馆”也好,艺术家李嘉豪对我的这个疑问有同感,不同的是,他付诸了行动,在设计过程,他把农村里儿时的“穿巷子”“门前鱼塘”甚至初学美术的几何形体的记忆元素都纳入了到了“另一个美术馆”的景观设计上,他试图通过赋予每一处空间都具有艺术思考的痕迹来回答上述的疑问。

与其说“另一个”是美术馆,不如说是他个人的一件建筑作品,或者是一件庞大的“雕塑作品”,甚至可以设想,今天这里举办展览,成了“美术馆”,明天这里摆满了书籍,这里就是图书馆,摆设的内容,并不影响建筑本身为观众带来的视觉趣味。小红书上不少的网帖似乎可以证明,他的实践满足了不少网友的猎奇心,打卡的人不在少数,这是广州艺术行业里少有的现象。

同样成为不少人热议的新建场

馆,还有广州文化馆新馆,这座超大型的具有古代岭南园林风格的建筑,终于揭开了面纱。

曾经有不少人说,美术展览不同歌唱表演,不需要人多热闹,真正欣赏作品需要安静、慢慢地品味。现在看来,对这观点并不能苟同。窃以为,艺术活动也需要热闹,需要话题,没有一个可以激发大众关注的点,艺术难谈传播,缺乏传播的艺术,价值也将黯然失色。尽管不少人“另一个美术馆”的设计有不同看法,也有人对广州三年展的主题“化作通变”表示“迷惑”,但这些都成为阻挡观众探足前往的步伐。

让人欣喜的是,备受多年关注的广州美术馆也即将开门迎客,近日官宣“面向社会各界征集美术作品”。期待广州早日再添一座“足以让人驻足打卡的场馆”,更期待早日能有“世界一流的美术馆”。